易飞新闻小说三部曲

无易之王

易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无易之王

易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冕之王/易飞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10
（易飞新闻小说三部曲）
ISBN　978－7－5354－3981－9

Ⅰ. 无…　Ⅱ. 易…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178 号

责任编辑：三　三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 cjlap. 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 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30.5　　插页：3
版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8000 套

定价：66. 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不是每一个日子都能散淡地度过的。生活有时是如歌的行板，有时是一声叹息。

晚上十点半，记者部主任陈也风匆匆处理完当天的新闻稿，“打的”回家。对他来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至少他不能像平常那样，用疲惫和慵懒去面对自己的老婆李月，因为今天是李月三十岁的生日。结婚以来，在陈也风忙碌无序的生活中，只有这一种守候温情的方式仍在坚持，其他已随着时间而悄悄隐去。就像他将一些不合时宜的稿件，悄悄从版面上拿下来一样。温情如水，生活却如一片浩瀚的沙漠，陈也风再多的温情再多的水浇上去，也去无影留无踪了。

但今天这个日子陈也风不能忽略，他也不想忽略。像预定的重头稿件一样，早已排在陈也风显著的版面上了。一周以前，陈也风就在自己的台历上把这个日子——八月十五日，画了很大一个圈，画成了一枝玫瑰和一个蛋糕的形状。

“刘总，今天我要早点回家，月子今天三十岁生日。”

“噢，怎不早说？去吧去吧！”

离开编辑室的时候，陈也风感觉到刘白华总编辑有些怅然若失，像相声演员突然失去搭档改成了单口相声难以适应一样，刘白华手上掐着烟伸着懒腰戚戚地立在编辑室，一时不知干什么好说什么好，迟疑了一会，说：“代我祝她生日快乐！”陈也风心里歉歉地道了谢离开了编辑室。

几年来，在《滨江市场报》这间狭小的要闻编辑室里，老爷子刘白华和血气方刚的陈也风早已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一对爷儿俩。他们俩之间的配合也是奇妙的。老爷子是有名的工作狂，当记者时是滨江市新闻界的名记，当编辑更是名编。陈也风从老爷子那

儿着实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老爷子认为，陈也风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策划才能。更重要的是老爷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陈也风都能准确地捕捉并采取及时的行动，彼此就像真正的烟民一样，息息相通，充分了解每种烟的口味和尼古丁的含量。

平常，在稿子签发上栏等待看大样的一段闲暇，是爷儿俩每天最惬意的"对炊"时间。这是他们一天之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已把三十二个版的每一块责任田，种上了不同品种和花色的庄稼，等着次日读者们来收割和品尝。这时，陈也风和刘白华往往同时掏烟互敬，最后是谁的好抽谁的。滨江市最合口味的烟是黄鹤牌的，慢慢地他们俩再不用选择了。就像一篇新闻稿找到了一篇好的范文，无需再切磋了。当然偶然记者们采访带回来一些玉溪、大中华之类就更不用费事了。编辑室里云缭雾绕，爷儿俩像喝了某种兴奋剂，他们的话题随着尼古丁一起升腾扩散，在空中旋转。这时的刘白华全然不是一个总编的样子，活脱脱一个老小孩，他总是以最惬意的姿势放纵自己，捋起裤子，将一双大腿夸张地放在办公桌上，整个身子蜷缩在一张老式藤椅里。陈也风成了他的一个最佳听众。谈稿子、谈选题、谈名人隐私、谈腐败、谈女人……

陈也风的小家离报社不远，"打的"不到两支烟功夫就到了家门口，他把自己策划的温情计划复习了一遍，正准备上楼，手机响了。

"噢，也风吗，我是老刘。"刘白华电话里第一声总是"噢"。

电话那头的指示让陈也风懊恼不已：

"刚才几位读者打来电话，红旗商场发生劫案，你赶快派几位记者去采访，明天见报。"刘白华语调中透着急切，说完又补了一句："你先派记者去，我来给月子打电话。"

刘白华总编跟李月早已是老熟人了，自陈也风跟上刘白华后，用李月的话说，两人开始了对陈也风的"争夺"。李月一见刘白华，就要提意见，说陈也风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你刘总给他发了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少加班费呀，刘总你怎么那么小气？刘白华心里有底，知道李月在一家大学出版社，收入丰厚，陈也风每月的收入只是李月的一个零头，李月不会把他的收入当回事，况且这几年来，刘白华总编的口袋如漏斗，装进去多少就漏出来多少，从来就没有鼓起来过。刘白华总是笑哈哈地像对他的儿媳妇说："月子，对不起喽，对不起喽！"

后来，刘白华对李月说，你不要太自私了！像陈也风这样三十五六岁年纪，正是大干快上的时候，岂能醉卧在你的温柔乡里误了锦绣前程。每日让他加班加点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肯定和他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再说啦，人闲生色欲，陈也风这样性情温和才情出众的男人，最容易勾搭上一些小姑娘，让他每天陪我老头子加班对你月子来说是一件最安全不过的事。你不但不该责怪我，倒是应该感谢我呐！

陈也风没来得及上楼，径自让"的士"打道回报社。"的士"司机是一个中年胖子，见又来了生意，"好呐！"一声调转车头，又殷勤地把收音机打开调到音乐台。一位歌手正在唱"是不是我不够温柔"，声音像折了翅膀的鸟儿，扑愣扑愣的，在黑夜里滑翔。陈也风正心烦，要司机把音量调小一点。

陈也风先打夜猫子田飞手机，田飞"喂、喂"了几声听清楚了是陈也风后说："等下我出来打给你。"陈也风无奈地等了半分钟，田飞回电了，说："刚才在迪厅，听不清。"陈也风说："红旗商场发生劫案，请你和张领强迅速赶去采访，一小时之内出稿。"

陈也风又打摄影记者张领强的手机，发现打不通，连忙呼了他两遍。两分钟后，张领强回机了，说："刚才我正和丽丽通话，主任大人的呼机来不及回。"陈也风说："现在没时间和你这个色狼扯淡，出火了！""上午我在东娜娱乐城见到王云谷，王老板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大家再聚聚。对了，哪里出火了？""红旗商场，田飞也去了，你赶快去。"

陈也风又给老婆李月打电话，李月满腔的愤怒只化作两个字："不行！"

陈也风示意司机把收音机关上，他花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给李月赔罪，并一个劲地附和着老婆说"搞这份差事真他妈受罪，老总不近人情"。说到动情处，他也觉得有了满腔的激愤。是呀，你刘白华凭什么让我今天也要加班？

这种念头在陈也风的大脑里只停留了几秒钟，接下来的行动对他来说就像机械操作，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知道自己要朝哪个方向冲锋占领哪一个制高点一样，十几年的新闻从业经验告诉他，这种新闻是万万不能漏掉的，况且总编刘白华已有明确指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声："月子，对不起了！"

陈也风乘电梯重上编辑大楼时，已是十一点了。刚才离开时对面的一条街还是一片耀眼的灯火，流光溢彩，把邻近的马路照得透亮；现在一大半悄然寂灭了，只有少数窗口透出的灯光，如飘浮的渔火闪烁。这个城市要睡了，带着疲惫的温馨和安详正静静地没向夜之深处。半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一场劫难，并不能阻止这个可爱的城市沉沉地睡去；只有如陈也风刘白华这样的一群人，敏感而又惊醒的一群人，时时刻刻睁大着眼睛的一群人，为这个城市的一举一动为她的感冒发烧甚至咳嗽而牵肠挂肚，不肯睡去，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充当着她的见证人。

陈也风一到编辑室，刘白华总编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丢过来一支烟。这是刘白华总编对陈也风突击加班一贯的表示，无需再作任何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在这一支烟里。陈也风甚至想，刘白华就是一支尼古丁，时时刻刻刺激你烤着你让你不得安神的尼古丁。

"派了几个人？"

"两个。一个文字一个摄影。"陈也风有些心不在焉。

"再派两个文字记者去。"

“行，我马上安排。”

陈也风回过劲儿来了，赶忙打电话。

宽阔的滨江如一把利刃将滨江市切成两块。如果把这两块拈起拼在一个盘子里，你会发现是如此的不协调——完全是两种色彩两种风格：江南青山绿水，山清水秀，各种现代化的建筑整齐美观，充分展示了现代化都市的文明与优雅；江北却是烟囱林立，烟雾腾腾，参差不齐的房子和道路淋漓尽致地描绘着现代工业商业企业对她的破坏与污染。

红旗商场位于江北，是滨江市最有名的通宵商场，营业面积近一万多平方米。

劫案发生的准确时间是晚上十点二十分。张领强此时正好在江北，五分钟后他就赶到了。夜猫子田飞接到任务时，正和滨江科技大学学生汪清儿在江北好高娱乐城蹦迪，一起来玩的还有同学滨江中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周涛，以及周涛的女友樊思思。田飞不得已从舞池中拽出像吃了摇头丸正蹦得忘情的汪清儿，对她说：“出火了，要去干活了，你是和他们一起玩，还是先回家？”汪清儿正在兴头，喘着气不高兴地说：“都几点了，还出什么火儿。让你们头儿换个人不就得了，干嘛非得你去？”“那不成呗，我是机动记者，带跑的线是公安政法，分上的事儿，推了不好。”“那把我们推了就好？今天可是你自己来事，本来我约了维美看电影的，看你跟同学怎么交待。”田飞说：“没事，老同学了，理解我的。”说着就急匆匆附着跟过来的周涛耳边打着手势说了几句，周涛毫不介意，挥着手说：“你去，我们在这里等你。”田飞说：“也别等，不到夜里一二点钟完不了，烦你把两位侍候回家。改日我再请。”说着小跑到好高娱乐城门前叫了“的士”疾驰而去。

田飞赶到红旗商场时已是晚上十点三十五分。

红旗商场通宵超市现场一片混乱。人们还未从劫案中回过神

来。张领强穿过木立的人群直奔黄金柜，发现早已被洗劫一空，几位女营业员如惊弓之鸟，还处于恐慌中，怯怯地蜷缩在柜台一角，中弹受伤的保安正在众人的搀扶下准备送往医院。滨江市几大报纸的机动记者大都已经到位：《滨江都市报》记者“快枪手”方中欧、《滨江快报》记者“老枪”谢学安、《滨江早报》的“八面通”梅可军、《滨江晚报》“魔女”林方怀、电视台女记者“红影子”灵子，以及“中原大侠”欧阳雷等，都正和自己的采访对象谈得火热。张领强来不及和他们打招呼，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摁个不停。

田飞在“的士”上和自己的线人——现场的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韩吾雄取得了联系，已知道大概情况：三名歹徒共劫走黄金价值约百余万元，歹徒用手枪打死保安一名，打伤防暴警员两名，打伤女营业员和保安各一名，流弹击中民工一名。歹徒得手后劫一辆“的士”逃逸。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田飞赶到现场时，人群已渐渐散去，他迅速采访了受伤的保安、红旗商场有关负责人以及周围的群众。

半小时后，张领强和田飞碰了头，两人叫了车往回赶。

张领强忽有所悟，对田飞说：“阿飞，你先回去把手上的东西写着，我现在要赶到医院去。”说着拉开车门，消失在夜空中。

又过了半个小时，张领强回到了编辑部。这时田飞已写就《红旗商场昨发劫案——三百余万黄金被掠，一保安殉职》。另一篇《现场目击者述说惊魂一幕》正在赶写之中。

张领强快速对数码相机中的照片进行了预览，没有发现特别中意的。他赶紧着手写《劫案伤者经抢救已基本脱离危险》。

另两位后派去的记者因为赶到现场时已烟消云散，没捞到什么东西，只写了两篇小花絮。

陈也风一审稿件时，发现田飞的两篇稿子写得很一般，像两道没有放盐的菜，嚼之无味，没有生动的细节，现场感也不是很强，就问田飞：“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写？”田飞说：“没了。”陈也风说：

“明天还要盯紧一点。”田飞“嗯”了一声离开了编辑室。陈也风看指针指向了凌晨一点，再补充采访也不可能，将稿件略作修改后传给了总编刘白华。刘白华审定签发上栏，配好图片后，已是凌晨一点半了。张领强拉着陈也风要去报社对面的清玄酒家喝酒，陈也风说：“今天不行，月子生日呐！”张领强说：“也风，都一点了，已经是新的一天了，生日早过完了。”陈也风说：“改日再吹吧，月子可能还在等我，今日还是早回去好。”张领强道了祝福先走了。

陈也风关上电脑，和刘白华对炊了一支烟，扯了扯刚才几篇稿子的不足，刘白华要陈也风赶快组织后续报道，警方有什么线索、黄金物品的保险问题、死者伤者的最新情况、寻找被劫的“的士”司机等等，凡是与本案有关的通通去挖。这也是一种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习惯的操作流程。刘白华在布置这些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任何考虑，他随口说出的任何一点，都是他几十年新闻工作练就的慧心慧眼的表露。陈也风都不能掉以轻心，并要派出得力的记者全力而为之。刘白华总编像猎人一样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兴奋异常。也难怪，这样重大的突发新闻已经有几年没有发生了，岂能错失良机？

陈也风于是不得不在子夜时分打电话搅碎记者们的清梦，与跑银行财税保险的张长军、跑医院的艾利、跑公交的谢辉一一通了电话，仔细交待了一番。

离开编辑大楼时，已是凌晨一点半了。在“的士”上，陈也风才又记起老婆月子的生日，想着回家后该怎么补偿一下。今天虽然疲惫，但老婆的生日不是天天都有啊。

来到楼下，见七楼自己的家黑灯瞎火，陈也风心里莫名涌出一份凄凉，他知道月子今天必定累极了或者是失望极了，否则她一定会开着灯等自己。他无趣地爬上七楼，掏出钥匙轻轻开了门打开灯，客厅里只有老婆和儿子陈中天为自己专门留下的蛋糕。陈也风坐下来，用小刀切了一小片放到嘴里咀嚼，半天后发现竟没有甜

味。他苦笑了一下，掏出烟默默吸了起来。

滨江市下辖六县三市，地处中原，连季节也是中性的，模糊的，分不出春夏秋冬，如果实在是要分的话，一年之中只有夏天和冬天，春天和秋天只是日历上的一种标识，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滨江市的市民一年之中要么皮褛棉袄，要么衬衣汗衫，西装革履的日子少得可怜。市民的衣着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体现，因为季节的快速变化，滨江市的市民不能充分展示西装革履所体现的绅士风度和优雅气质。滨江人之所以被外人称之为“粗鄙”，大概源自于此吧。

现在时令虽已进入了秋天，却依然还是夏天的感觉，有些燥热，陈也风睡的不很踏实，早晨不到九点就起来了。老婆上课去了，儿子上了学。他喝了一杯牛奶就下楼了。他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是只要本市遇突发性事件，次日一定把报摊上的报纸收罗一番。

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滨江快报》、《滨江早报》、《滨江都市报》家家扔下了重磅炸弹。

《滨江快报》最快，案发后同时八位记者赶到了现场，谢学安不愧为“老枪”，把几位记者指挥得井并有条，该抓的东西都抓了。用了三个整版进行报道。篇篇稿子都是记者亲眼所见，文字详实。特别是图片效果逼真，血淋淋的枪击现场，被击中眉心英勇牺牲的保安倒在血泊中。另一名手上中了三枪受伤的保安正向画面伸出受伤的左手，场面极富感染力。陈也风看过之后就过目不忘了。

《滨江早报》则是自己一贯的风格：一版巨幅标题，一看就有强烈的视觉刺激效果，特别是“劫案”两字，几乎占去了一版的一半。其他版面标题也是惊心动魄。早报的另一特点是投入的版面多，前六版全部拿出来做。其出动的记者也是最多的，一共有十二名。“八面通”梅可军充分发挥了其长于广采信息的特点，可以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应有尽有，面面俱到。

《滨江都市报》是滨江市的第一大报，发行已超过一百万份。都市报对这种突发性新闻事件向来驾轻就熟。其一贯的丰富、全面与独到，是其他报纸无法比肩的。都市报全方位进行了描述，大牌记者“快枪手”方中欧是采访重大突发新闻的高手，他总能弄到别人弄不到的东西。其细致入微的描写、个性化的语言、独特的视角使其他记者难以望其项背。滨江市的读者不知道都市报老总是谁，但方中欧的大名伴随着每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早已名播万家。方中欧的神奇有时居然能左右都市报的发行量。该报每期在一版左下角向读者公开自己的印量和实际销量。有心的读者专门作过统计，有一次，滨江市发生空难，死者数十人，方中欧当时正好在外地休假，都市报只好派其他几位记者去突击采访发出系列报道，尽管那几位记者十分卖力，也写出了一些独家报道。然而报道出来后，都市报热线电话不断，读者质问老总为什么不派方中欧去采访，他是不是离开都市报了，弄得都市报的老总胡静海很是尴尬。这还不算，那几天的都市报竟少卖出五万多份。而早报、快报乘虚而入，竟多卖出了几万份。自此以后，都市报老总胡静海再也不随便放方中欧出远门。

“快枪手”方中欧果然厉害，虽然不是第一个赶到劫案现场，弄到的东西却是最棒的；不仅厉害而且“狡猾”，找的角度也是最刁的。新闻圈业内人士分析总结说方中欧这位“庖丁解牛”，从来就不解全牛，而是抓住牛之要害，刀刀出彩，招招见功。果真如此。在当天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方中欧一共发了五篇稿子，可以说篇篇精彩可读。其中《受伤保安说：“子弹再偏一点，我就没命了！”》、《子弹打进防暴警左脑》、《五顾客惊魂一刻》三篇，内容翔实，叙述生动，触目惊心。

陈也风正笼罩在一种失落感中，手机响了，是老同学王云谷打来的。

“也风，在忙些什么，有没有时间出来坐坐，我有事找你。你那儿是不是有位漂亮的广告小姐叫方裴索，她拉着我要在你们那儿上广告。”

陈也风说：“你他妈又在哪里鬼混，方裴索是有，但不漂亮，不好意思，让王老板见笑了！”

“也风，你一天到晚忙个屎，你那些破事儿忙不完的，来，中午到我这儿吃饭，下午我们打保龄球去。”

王云谷是海星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也风的大学同学，陈也风交情最深的好朋友。毕业十多年来，他们的友情如温水泡茶愈来愈浓。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话题。而在电话里或公共场合，他们不是互相吹捧就是互相贬损，从来没有不带感情色彩的。在这样一种奇妙的揶揄中，他们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快感。这仿佛是一种生活的润滑剂，滋润着他们十几年的情感。

陈也风说：“今天不行吧，昨天那个案子没做好，刘总会找我的。”

“去他的刘总编吧，他能给你什么，也风，做得不开心，出来算了。依我看，现在的泡沫是网络，下一个泡沫就是媒体，你应该有先见之明。还是我原来说的，到我这儿当个副经理，就专卖我的摩托车，每个月四五千元少不了你的。我今年销售收入已过三千万了，明年要到五千万。我这儿正缺人手，怎么样，不要再受那份窝囊气了。”

“没办法喽！王老板，没你有本事，我只能选择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等我哪天混不下去了，去投奔你王老板。”陈也风用无奈的口气调侃。

“你他妈的扯淡，今后要当老总的人啦，还找我要饭吃？等我生意做不下去了，你可要收留我哟！”王云谷也开始恭维。

陈也风说：“行吧行吧，我再和你联系。”

陈也风刚把手机插好，电话又来了，是编办热线值班员小刘打来的。

“陈主任，又有人来扯皮了，八月九日一版发的一条关于荆南大曲的稿子，对方说有问题，现在荆南大曲公司来了人，在会议室等着。”

陈也风有一阵非常后悔自己买了这只诺基亚手机，它彻底打破了陈也风的生活节奏。陈也风的时间做成了蛋糕，被人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而从来没有一整块属于他。手机对他来说，成了对他发号施令的工具，而他对这一工具，居然失去了支配权——刘白华总编交待不准关机，二十四小时开着，手机费他来负责。陈也风每月的手机费都在千元左右，刘白华总编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打他的手机如同打公用电话，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有一阵，李月为了让陈也风好好休息，晚上十二点以后，偷偷将陈也风的手机关了，不想刘白华总编经常半夜来了灵感，想到了一个好的选题，有时拿不准，于是半夜里打陈也风的手机。正巧关了。刘白华是个急性子，这么好的点子不和陈也风切磋不让陈也风也兴奋，他是无法入眠的，于是打陈也风家里电话。陈也风夫妻俩往往梦中突然被惊醒。最可气的是后来刘白华不仅批评陈也风，而且批评了李月，说李月是“小女人”，见识浅。惹得李月一个多星期不理刘白华。

当上记者部主任一版责任编辑后，陈也风就感觉像是上了战场，他不折不扣地成了《滨江市场报》的“灭火机”，大大小小的纠纷几乎都由他出面解决。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干粉灭火机，那样的话，成本太大；他只是一杆水枪，哪里有火情，他就端着水枪冲上去。虽然很多时候他将自己淋个透湿，但没办法，这是他作为记者部主任工作的一部分。

陈也风接完电话并不急，处理这种事情他早已驾轻就熟，因为

他每星期总要接待一二次前来扯皮的人。这也难怪，为了体现刘白华总编加强舆论监督的意图，《滨江市场报》每周都要搞几次大大小小的舆论监督报道。批评人家多了，言多必失，来扯皮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刘白华总编曾在多次业务部门大会上给记者编辑们洗脑子，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多搞一些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舆论监督报道。他的理由有三：一是现代传媒“读者本位”意识的需要，读者最关心的就是媒体最关注的；二是滨江市原来只有三家日报，现在有七家，大家的日子比原来都要难过。搞舆论监督报道是报业惨烈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拉拢读者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三是《滨江市场报》是党报市委机关报《滨江日报》办的子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没有市委机关报的那些顾虑。

陈也风对刘总此举深以为然。《滨江市场报》几年来立足滨江市，并有一定影响，舆论监督报道起了关键作用，有些报道曾名噪一时，让读者津津乐道。虽然这些年来，《滨江市场报》也闯了不少的“祸”，大大小小惹了一些官司。但《滨江市场报》的敢为人先，敢说真话，已经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滨江市场报》几年来发行量稳步上升，年广告收入一直维持在千万元左右，过着一种小康日子。刘白华总编辑也声名鹊起，在滨江市新闻界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办报名言：“老总安稳报纸就安稳不了，老总不安稳报纸就安稳了；不爱作检查的总编不是好总编，不敢惹官司的报人不是好报人”，在滨江市新闻圈早已流传甚广。

刘白华总编辑总是热血奔涌，为了读者和报纸他多次豁了出去，大胆出手，豪情万丈。陈也风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同时，不断提醒他，是不是为了乌纱帽委屈自己一点，要不然得罪了某个要人，被上级撤了，岂不是让报社和读者痛失一位新闻大侠。陈也风劝他不要图一时之快，而是为了《滨江市场报》的长治久安有节制地隐忍。但刘白华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有时被报社党委不

点名批评后，他会很有策略地收敛一下，但过不了几天他又会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在陈也风的印象里，刘白华总编辑写检查早已是“老油条”了。并且，刘白华往往是未雨绸缪，很多报道在第二天发出之前，他凭感觉会有麻烦，当天晚上检查就写好了。所以他的“错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明知故犯”。虽然后来很多检查没派上用场，但刘白华对写每篇检查的认真态度不亚于他处理一篇新闻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检查说明他不仅有过人的勇气，也有足够的机智。他字斟句酌，用最委婉的词语表述自己和报纸的失误，像一只老狐狸把自己的大“错误”说小，小“错误”说大，以免被人抓住把柄。陈也风形容他的检查是一部另类的“人生百科书”。刘白华得意的时候，经常在陈也风面前炫耀他的检查写得怎么得体怎么巧妙，哪一个字哪一个词用得多么委婉有致。有一天刘白华拿出一大摞检查对陈也风吹牛说，也风，你什么时候能像我这样写出这么深刻的检查，你就真正理解了当好一个总编辑的艰难，我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来坐了。陈也风说，我才不想去受你这份洋罪，你以为人人都愿意像你这样靠写检查过日子，还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蹂躏自己。刘白华说，年轻人，不要自作清高了，在目前的新闻舆论环境下，让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只要你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总编，你就会像我一样去面对这个现实。陈也风说：刘总，我觉得上面没人理解你，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怎么还老挨批评呢？犯不着，谁爱干谁来，你为谁呀！我看你一半的白头发是写检查写的。刘白华说，你最后一句话说得精彩。既然你这样说，那好，等你陈也风今后成大器了，一定要为我在新闻史上写上一笔，我也算是新闻界的拼命三郎吧！

后来，陈也风深深了解了刘白华。作为山区农村孩子的刘白华，骨子里一向嫉恶如仇，正直和刚毅是他的秉性，“为民请命”是他几十年新闻思想的精髓，他在生活中可以委屈自己，但在新闻报道上却容不得虚伪和羞羞答答，说真话，说实话，是他坚守不移的

职业操守。

陈也风坐着公共汽车不紧不慢地来到了报社，他并没有急于到会议室去，而是从容地酌了一杯茶。以他的经验先把对方的性子磨软了，气消了，就好谈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些来扯皮的人，就是刚出锅的山芋，猛一接很烫手，得先放到一边晾它一会儿，降降温。现在这个世道，再没理的主儿，也能上门跟你较真，即便你有理也得先让他三分。

陈也风一到编辑室，就赶紧要接热线的小刘找出八月九日的报纸。

他很快在一版右方找到了记者部记者林立写的稿件。

荆南大曲里喝出"老鼠屎"？

一消费者向怡美酒店愤而索赔

本报讯记者林立报道：消费者李中先生近日在怡美酒店和朋友一起进餐，遇到这样一件尴尬事：客人在饮用荆南大曲酒时，发现里面有一颗老鼠屎。据了解，六日上午，李中先生请自己的八位好友到江北的怡美酒店进餐。席间，客人谢小姐在喝荆南大曲时，首先发现杯中有一白如老鼠屎样的异物。谢小姐当时便感到恶心作呕。

李中马上向酒店负责人反映，一服务小姐前来辨认后，写了"荆南大曲里有脏物，八月六日"的字据，其大堂刘经理还在该字据上签了一个"刘"字。

两天后，怡美酒店、供应商江东糖酒公司、荆南大曲厂家一行六人来到江南李先生的家，问其有什么要求……

陈也风看个大概，凭感觉问题不大，想先看对方怎么谈再说。

一到会议室，陈也风就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这是陈也风的老套路。让对方先等了一会儿消了气，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